

“贵”为政协委员 为国计民生奔走呼告
“幸”为作家 为中国人的良心树碑立传

政协委员

ZHENGXIE WEIYUAN

梁晓声★著

“《政协委员》里有我的泪水有我的影子。”
——梁晓声影响了整整一代人——

25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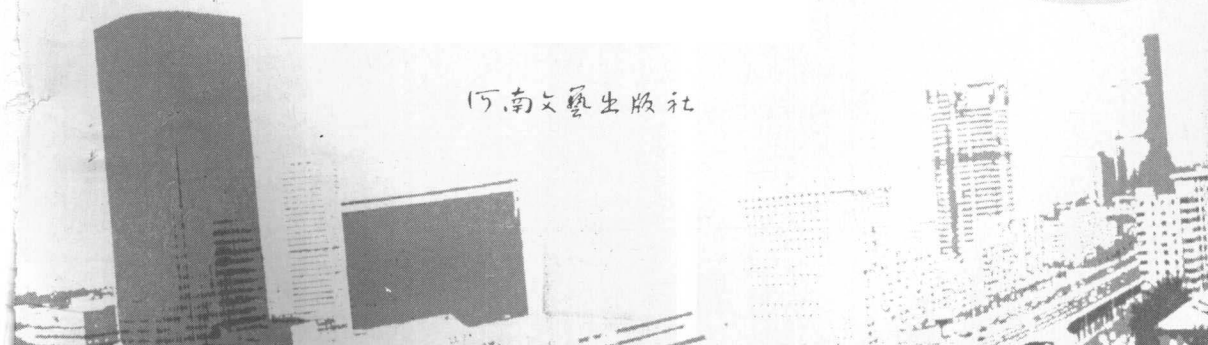
河南文艺出版社

政协委员

梁晓声★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政协委员 / 梁晓声著. — 郑州: 河南文艺出版社,
2008.1

ISBN 978-7-80623-881-3

I. 政… II. 梁…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80178 号

出版统筹	单占生 金城
选题策划	陈 静 丹 飞
责任编辑	陈 静
特约编辑	韩欣桐
美术编辑	王井起
封面设计	回归线视觉传达
责任校对	伊春萍
发行总监	陈霖霏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鑫苑名家 11 号楼
邮政编码	450011
承印单位	深圳市鹰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纸张规格	700 × 1000mm
印 张	21
字 数	503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623-881-3
定 价	29.80 元

有这样一些人,将自己的安危与个人利益置于身外,古道热肠、仗义执言。不在官场,却勇于“参政”;无意仕途,却敢于“议政”。看似各行各业、分兵作战的独立个体,却非当代侠客,而是活跃于社会大动脉中的血液清道夫。这个肩负民主监督重任、为民众代言的群体,就是“政协委员”。晓声老友的新作《政协委员》一书,以扎实丰厚的生活功底,原汁原味的故事和人物,真切鲜明的个人体验,为我们提供了走向“公民社会”的某种路径。

张抗抗

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著名作家

政协委员理应首先是一个好人,民间给予过不少这种值得个人欣慰的评价。但仅仅是一个好人,还不足以便有资格成为政协委员,因为政协委员还必须具有参政议政的水平和热忱。梁晓声笔下的李一泓将一名地级市文化馆的非党员副馆长由好人到政协委员的心路过程反映得有血有肉,有声有色,令人信服。他笔下的李一泓又为文学的人物画廊增添了一个此前没有过的,令人不由得不起敬意的人物。而中国的民主,需要更多的李一泓们去推进……

张平

全国政协常委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著名作家

如果说陆天明、张平、周梅森等人的小说作品，让人们知道了当政、执政是何等的不易的话，那么，梁晓声的《政协委员》这部作品，则让人们领略了参政、议政是多么的艰难。政协委员李一泓切实地体察民情，认真地反映民愿，却不断遭遇到来自方方面面的莫名干扰，包括来自家人与亲友的种种羁绊；但尽管险阻重重，步履维艰，他仍义无反顾，勇往直前，因为他坚信“政协”是“时代要求”，“委员”体现了“责任”；他自觉自愿地去承担“对于中国的责任”。这个“对于中国的责任”，道出了这个普通干部的不普通的心声，也使这个看似平凡的人物变得很不平凡起来。

直面现实，直情径行，直言骨鲠，直书胸臆，在充足的生活元气中荡漾着凛然的人间正气，使得这部作品读来不忍释手，读后不能释怀。就了解当下中国的官场与准官场而言，这部作品委实不可不读。

白 烨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 著名文学评论家

梁晓声一直肩扛理想主义大旗，担当时代的道义责任。《政协委员》一书，凝聚了他最近数年的思考和心血，写出了基层政协委员为民伸张正义的真实现实，也揭示了当今中国社会要担当道义责任的艰难，种种社会现象，尽收眼底。梁晓声作品总是有着生动饱满的故事，娓娓道来，如春风出谷；人文情怀，如大地长河；读来令人感动不已！

陈晓明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著名文学评论家

《政协委员》以平常心态，不动声色地将一名基层政协委员的良知、角色道义和心系老百姓的灵魂凸现在读者面前，同时分寸得当地反映了当下社会的种种矛盾和弊端，为人们提供了新的文学视角和图景。梁晓声不改平民作家的写作个性，连笔下的政协委员们也非是什么名人。他以其心性的、情怀的和经历的资源，对欲望横流的当下又给出了正义的一击，呈现了政协委员参政议政的最大可能性……

汪兆骞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 原《当代》杂志社副主编

安庆市是西部某省的城市。

李一泓是安庆市的名人。

“城市”二字，在中国是一种概念，在别国是另一种概念。中国是世界上人口第一多的国家，故人口百万左右的城市，在我国只能算是中等。即使在中等城市中，也只能属于偏小的。而在别国，尤其在西欧各国，除了它们的首都，人口百万左右的城市，毫无疑问该算是大城市了。

百余年前，全世界总人口才十六亿多。那时北京已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了，超百万。而现在，连深圳这一座二十几年前才开始形成的城市，仅常住人口就四五百万了，加上流动人口，过七百万。三十年前毁于一口的唐山，市区人口又有四五百万了。人口多了，城市占地面积今非昔比。至于西方国家那类二三十万人口的城市，如今在中国连一座大城市的区都够不上，充其量只能算是县级市，小县城而已。

想想吧，以北京为例，仅海淀一区，人口已有一百几十万，而朝阳区比海淀区还要大。海淀区的一个街道，比如学院路街道，竟将近二十万人口。

二十年前安庆是一座小小的县城，有十几万人口，占地面积也很小，但很紧凑。它是一座古城，虽古，却又默默无闻。古城得由古代名人衬托着，方能显出古的历史价值。安庆历史上并没出过什么古代名人，它的古从不曾被任何人任何方面重视过。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现在的二十几年间，安庆的人口已经有八十余万了。它周边大片大片的土地被形形色色的房地产开发商买断，建起了一处处市民小区。而一处处农村随之消失，一批批农民摇身一变成了城市人口，那是中国农民们几辈子以来的梦想。于是它由县级市升格为地级市。市政府鼓励农民们变成城市人口，只要在城市周边买得起一处商品房，就会获得城市户口。许多农户为了实现这一梦想，家中凡是能出外打工挣钱的人都出去了，房价竟也像大城市一样在持续上涨，只不过不像大城市的房价涨得那么离谱那么疯狂。已经变成为城市人口的农民，自然很是庆幸。举动晚了一步，梦想尚未实现的农民，对房价的上涨难免心急火燎，枉自叹息，更加只争朝夕地挣钱，或迫不及待地借钱。

安庆市周边一环一环的新城区，将老城区围在中央，扩展的情形和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如出一辙。然而老城区的面貌，尚没被拆到体无完肤的地步。政府鼓励农民落户城市的政策一如既往，官员们巴望安庆市的人口突破百万，百万人口的市领导，在省里更容易受到重视，自己也觉得有面子。

可以这么说，如今安庆市的人口成分，百分之八十以上是二十几年前的农民，对新的身份特别珍惜，都尽量显出既是名正言顺的，同时又是文明的城市人的觉悟。他们都明白，如果不愿被视为城市里的二等居民甚或差等居民，最好自觉地那样。

百分之二十左右的老居民，在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城市新居民们面前，也都尽量地友善着，谦虚着，那体现为一种明智。他们心里也都明白，如果并不，那么烦恼的将是自己。何况，这一座城市的人口多了，规模大了，对他们是有好处的。起码，从此消除了区区小县城居民的心理阴影。古今



中外，县城人大大抵都有两种心理——其一是居小图安，怡然自得，知足常乐；其二是在大城市人面前的自卑。现在他们不怎么自卑了，即使出现在省城，自报家门说是“安庆人”时，那语调，那表情，多少有点神气活现了。而省城里的人们，也每每开始对“安庆人”刮目相看了。尽管摆放在全国一比，安庆的发展速度并不惊人，但在西部省份，却近乎神速了。

总而言之，安庆是一座人心相当稳定的城市。虽然还远谈不上和谐，但是看不出有什么特别令人担忧的不稳定因素。目前如此。

安庆市稳定的局面，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文化馆。

如今，文化馆的文化作用，在许多城市里已若有若无，连文化馆本身，也十之八九名存实亡了。

但安庆市文化馆对安庆市所起到的文化作用，却依然责无旁贷而又无可取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新市民，对于农村文化娱乐的种种形式仍存眷恋，情有独钟。百分之二十左右的老市民在文化娱乐心理上亦多半怀旧，文化馆乃是保留在他们记忆中的“文化故乡”、温馨的“娱乐场景”。一言以蔽之，对于安庆市，文化馆的文化地位不是下降了，而是上升了，甚至等同于文化部。

老百姓对文化馆厚爱有加，对文化馆的活动热忱参与，深情支持，使供职于文化馆的人们个个都挺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只要能使老百姓高兴、快乐，他们任劳任怨。他们自称是群众文化生活的调味者，乐此不疲。在新兴之城市，反而有这么一种过去时的文化现象保留着，令人安慰。

李一泓这一位安庆市的名人，是文化馆的副馆长。除了正馆长齐家轩，他是馆里唯一的另一位“领导”，副科级。只要带“长”并且管人，便是“领导”。哪怕只管一个人，也是那一个人的“领导”。安庆人对“领导”二字的定位很传统，一九四九年以后这一种定位就深入人心了。李一泓和齐家轩管着十几个人呢，自然都是没有争议的“领导”。李一泓除了是文化馆副馆长，还是市“古体诗词爱好者联谊会”、“舞狮爱好者协会”、“收藏爱好者协会”、“书画爱好者协会”的会长……总而言之，民间头衔不少。而使他名人地位最为巩固的民间头衔是——“安庆市太极拳爱好者协会”的终身会长。

李一泓不仅是安庆市的名人，还是安庆市富有传奇色彩的名人。罩在他身上的传奇色彩一多半是从他父亲身上转移过来的，一少半才是他自己生发了的。

他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一直是农家子弟，而他的父亲李志达却曾是老安庆县城里威名远扬的太极拳师。当年，安庆县城里最富有的商绅严世鹏极为敬重李志达的武德和人品，将独生女儿许配给了李志达。但商绅的女儿却没成为李一泓的母亲，她在和他父亲成婚前死于匪患。李志达出于怜悯痛不欲生的严世鹏，也为了报答人家对他的垂爱，遂认人家为义父并郑重发誓十年不娶。李志达从此为严世鹏担负起了保家护店之责，同时继续教人习武，收点儿学费，自己养活自己，一点儿也不沾义父的光。本愿做他老丈人却不料做了他义父的严世鹏，越发感到他品行难得，干脆投一笔资，买一处宅院，使他教人习武有了固定的场所。李志达的徒弟成倍地多起来，挂牌势在必行了。而他坚决不以自己的名字挂牌，非以严世鹏的名字挂牌不可。严世鹏又哪里拗得过他呢？最终只得违愿而依。于是择个吉日，邀请小县城里有头有脸的人物齐来捧场相庆，设宴、舞狮、放鞭炮、唱戏，热闹之中悬挂起一块体体面面黑漆红字的大牌匾是“世鹏武馆”。这么一段从头到尾的过程，从前的县志里详细记载着。徒弟多了，收入自然也丰了。李志达从中扣除少许的生活费用，其余尽数交到严世鹏的老账房那儿。严世鹏不解了，说，志达你这个人啊，咱俩都是义父子关系了，你还何必在钱财方面和我划得这么清呢？我女儿已死，我又再没有儿女了，将来遗产不都得归在你的名下么？你还年轻，别太省吃俭用亏待自己，该花该用，就花就用吧！我严世鹏虽然身在商道，但毕竟也是个仁义

之人，也顾惜名声，也要好口碑。你的做法，我打心里佩服。可传出去，免不了飞短流长，岂不是使我授人以柄了么？

李志达听罢就给严世鹏跪下了。他说，义父啊，你对我的恩德，我一辈子铭记在心。你将来的遗产，却绝对不应该属于我……

严世鹏急了，他说，不应该属于你，那应该属于谁呢？我连至亲的亲人也沒一个了，一辈子苦心经营置下的这份家业，若临死前一总儿分散给穷人，我还舍不得。传给你，我不认为会辱没了你的什么清名……

李志达说，我哪里谈得上有什么清名不清名的呢？我不是顾虑那个，也根本不配顾虑那个。论清名，义父乐善好施，仗义疏财，饥荒年月，赈灾救穷也一向慷慨大方，义父才是一个配考虑身后之名的入啊！

严世鹏问，那你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李志达便趁机劝义父重立遗嘱。说，一份家业，这样那样，其实都不如捐给了社会的好……

严世鹏又问，当今时局动荡不安，兵荒马乱，贪官污吏多多，怎么就算捐给社会了呢？倘白白肥了男盗女娼之輩，我在九泉之下多懊恼啊！

那李志达膝行近前，仰脸望着义父，言恳意切地说：“义父啊，想咱们中国，时运也衰，民心也散，定非仅靠几个仁人志士的努力，便能拯救，便能振兴的。常言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义子虽识字不多，平日里但凡有闲，书也喜欢看，报也喜欢读的。某些有识之士，在书中报上，主张教育救国。我读了看了，自然也会替咱们中国想一想，便觉得他们的主张不无道理。又联想咱们安庆县，十几万人口，竟连一所中学都没有。义父将来，何不将偌大一份遗产托付给县里可信任的人们，要求他们用以办起一所中学呢？果而如此，将来的人们，一定会纪念着您，连我也会觉得光荣。那光荣，就等于是义父留给我的最好遗产了啊……”

严世鹏说，即使我依你所言，又为什么非信任别人呢？我在安庆县虽也不乏过从甚密的朋友，可要论及信任二字，非你莫属啊！

李志达道，义父啊，我是一个见识短浅、能力有限的人。此等大事，我做不成啊！

那严世鹏就沉吟起来，良久，慢条斯理地说出一句话：“我本以为我已把你看得很透，今日听了你几番话，还是错看了你。”

李志达不安了，流下泪来，说，义子感激义父的知遇之恩，自然要经常为义父思考身后之事，所思所想，绝无私利左右。倘义父认为荒唐，还望不生反感。否则义子日后心存惶恐，就不知再该怎样了……

严世鹏则起身离开座位，将他扶起，说，你多心了，我的意思是，想不到你不但有一等的仁义，还是一个忧国忧民的人。我以前竟不了解你这一点，所以惭愧啊。来来来，跟我去书房里，咱们父子筹划筹划……

如此这般，严世鹏的遗嘱当日重写了。他坚持在遗嘱中将李志达列为第一执行人。李志达无奈，只得默认。

翌年，严世鹏去世，那是一九四五年。在病床上得知日本人投降了，精神为之一振，主动要吃一碗鸡汤面。刚吃几口，碗落于地……

第二年，“世鹏中学”在安庆县落成，首批招了二百余名学生。

这一切，县志里也有记载……

至于李志达的武功究竟有多高,老辈人中传说多多。县志里只记载了一件重要的事——某年有拨土匪扬言要血洗安庆县城,说,李志达如果有胆量到他们指定的地点去会他们,也可以开恩,不那么做了。严世鹏给李志达临时凑了一笔钱,劝李志达远走他乡,躲此一劫。武馆的弟子们却聚集起来,发誓非与土匪们血战一场不可。李志达并未逃走,还驱散了弟子们。他对严世鹏说,他心里也清楚,土匪们不是真要血洗县城,而是专冲着他个人下帖子的。是劫躲不过。倘若自己逃走了,不但被土匪们耻笑,自己在本县的英名也灰飞烟灭了。那自己他日还能再回到安庆县来吗?土匪都是欺软怕硬的人,一旦被他们觉得安庆县城里连条汉子都没有,放心大胆地闯入县城胡作非为烧杀奸掠一番反而是很可能的了。所以,自己得去会会他们,以诚相见,或许反能于杀气笼罩之际,为全县人的安危争取到一份转机……

他就去了。

刚在匪巢里的一把宾椅上坐定,背后上来两条大汉,一人伸出一只右手,往他双肩上按将下来。土匪中也有武艺高强的人啊,李志达的双肩感觉到了两股大力的压迫,却不动声色。眨眼间,但听一阵裂响。匪首低头一看,四只椅腿连同李志达的双脚,不但使几块方砖碎了,而且塌陷下去了。匪首顿时抱拳拱手,起身施礼,说是手下人调皮,只不过想跟李师傅开开玩笑,还望李师傅海涵。接着设宴款待他,推杯交盏之间,用短刀挑起一片好肉送至李志达嘴边,请他“尝尝咸淡”。李志达咔嚓一口,连一寸刀尖都咬断在口中了,嚼了几嚼,咽下肚去,还说:“不咸不淡,就是脆骨没剔干净。”

一桌无法无天的猛人目瞪口呆。

结果是,匪首和李志达拜了把兄弟……

小县城的县志,大抵总有些演义成分的。但那一拨土匪,以后再也没怎么滋扰过安庆县城,这一点倒是千真万确的。

……………

新中国成立后,安庆县的第一代执政者们,当年便将“世鹏中学”改为“安庆一中”。他们认为,中学是为无产阶级培养接班人的摇篮,怎能以全县第一号资本家的名字命名?资本家的钱是哪儿来的?还不是靠剥削劳苦大众获得的吗?生时剥削劳苦大众不算,死了还要用剥削来的钱为自己树碑,企图流芳百世,是可忍,孰不可忍?!校园内严世鹏的一座半身像,也理所当然地被砸了……

那一年,“世鹏中学”,不,“安庆一中”,已有七百余名学生了……

“世鹏武馆”也被认为是一个将可能聚众闹事、给新政权添麻烦的地方。由一队武装人员前去,强行摘牌宣布取缔。

李志达据理力争,一再声明自己是一个从内心里拥护新政权的人,绝对不会将武馆变成使新政权不放心的地方。天下从此太平了,谁也不必再靠武功自我保护了,习武只不过成了一件强身健体之事,对新中国是有益无害的……

因为他与本县头号资本家那种义父子的关系,对方不信任他。他越表白,人家越不信任。何况他还和土匪拜过把兄弟!

武馆解散后,李志达成了一个身无长技、无业可操的人。自思继续在县城里待下去,以后的日子不会太顺心,便要求到农村去当农民。

执掌新政权的人们,也不愿让他这么样的一个人再待在县城里了,所谓正中下怀,当即准许。但是呢,若将他遣往一个离县城近的村子,考虑到他这一个口碑不倒的人,在县城里的潜在影响

仍存,还是有点不放心。若将他遣往一个离县城远的村子呢,又等于将他放任到监控视野以外去了,照样不放心。最终,替他确定了一个离县城不远不近的村子,叫“眺安村”。对于一个村子,它的名挺雅的,村里一位曾是说书人的老者给起的。安庆县城南面,八十余里以外便是山区了。那村在山的低坡上,坡下有一片农田,是农户们的命根子土地。山里还有几十个村一万余口人,也在安庆县的管辖范围之内。八十余里,说近它属于较远的村子之一;说远它毕竟并没远到山里边去,似乎正适合李志达这么一个没根据必须警惕却又没前提完全放心的人去落户……

那一年李志达三十六岁,正值一个男人的精壮年龄,仍是一条光棍。五年后他终于在眺安村成了家,媳妇是本村的一个老姑娘,老丈人是那个给本村起了一个雅名的老者。

要说李志达这人,命里还真算挺有隐福的。虽只不过是一武人,却在旧式文化人半文化人们的心目中有好印象,都愿意将女儿(如果有的话)许配给他。

第二年,喜得一子,便是李一泓。

成为农民的李志达,虚心好学,也仗着浑身总有使不完的劲儿,渐成庄稼地里的一把好手。一九五八年农民“社员”化以后,工分册上,他的名字总是名列前茅。

李一泓自幼聪明伶俐,天生热爱纸笔,一点即悟,悟此通彼。所谓响鼓何须重锤,极顺利地读完小学,极轻松地就考上了县一中。当时县里已另外有了两所中学,但一中因为是最早的一所中学,又是当时唯一开有高中班的中学,名气自然大于二中三中。然而他成为中学生的第一年,“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

李一泓在“造反有理”的声浪中,又耐心可嘉地在学校里泡了一年。第二年还看不到一点恢复正常的希望,只得怅怅然来起铺盖卷儿回家了,从此也成为眺安村的一名“社员”。一家三口,都是能挣工分的人,过起了相依为命、互让温饱的农村日子。

李一泓十九岁那一年,时来运转。县一中教语文的郑讯老师被从学校扫地出门,安置在文化馆当了一名馆员。郑老师的出身在当年倒是没什么问题,属于贫下中农子弟。但他在一九五七年发表过几篇不合时宜的杂文,是令在党的人们十分恼火的,几乎被打成右派。大学母校的领导们念他出身还好,没正式给他戴帽子,属于“沾边”右派一类人。这样的人,毕业后分配到一个县的中学做教师,实属幸运。“文化大革命”中又被“扫地出门”,却是自然而然之事。他颇有文艺才华,安庆县有文艺才华的人不多。在任何年代,主宰别人命运的优势者中,偶有惜才之人。郑老师幸运就幸运在,既有文艺才华,又被一个惜才之人暗中关照了一下。他档案中有一条结论是“可以利用,不可重用”。某个既主宰他命运又惜才的人,以“可以利用”四个字名正言顺地实行了对他的关照,否则文化馆那种“无产阶级文化的前沿阵地”,是不会允许他一个“沾边”右派的身影晃悠的。他还是一个书呆子型的人,扔给他一份工作,允许他做些有益于社会的事,他就渐渐地心理平定了。到文化馆不久,他百折不挠地搞起了青年文艺爱好者学习班。那正是文艺比油腥对于胃肠还缺少的年代,他的努力获得了各行各业男女青年的响应,连不少外县的青年也闻风而至,遂成青年文艺爱好者们所拥戴的人物。这情形某些人想挡都挡不住,还没有反对的理由,索性任他去搞。从中学教师变成青年文艺活动的率领者,他重新找到了人生的意义,越搞越有声色,越搞劲头越足……

李一泓曾是安庆一中学生会的文艺委员,给郑老师留下过深刻印象。郑老师写了一封信,言词恳切而又不失师道尊严地要求李一泓务必参加到青年文艺爱好者的活动中来。李一泓接信后,第二天就出现在郑老师的面前了。郑老师已苦心经营起了文学、戏剧表演、绘画、舞蹈等多类培训



班。而小学五年级就在报上发表过儿童诗并获过奖的李一泓，竟加入了美术学习班。文学离政治太近了，老师便是前车之鉴。父母就自己这么一个儿子，何况父亲还是一个有“历史污点”的人，他怕自己因文学而惹出政治事端来。一旦落个什么罪名，没谁能替自己孝养父母啊！从此点可以看出，李一泓从青年时期就是一个处世相当谨慎的人了。

李一泓在美术方面也很快就令郑老师刮目相看。这要感激他的母亲，最终要感激他母亲的父亲他的姥爷。曾是说书人的他的姥爷，还曾是一位民间的丹青能手，靠字画换过柴米油盐的。按现在的常识解释，那是隔代基因起了作用。但在当年，人们不晓得什么基因不基因的，只说他是学什么钻什么的人。他画的一幅毛主席的半身油画像，被县革命委员会收去了，挂在常委会议室里。于是他因画而名，郑老师也跟着得意。出了名的李一泓，兴趣又转移了，热衷起表演来。演过“样板戏”中的杨子荣、郭建光，还演过芭蕾舞剧中的洪常青，连郑老师都评价他演得“神似”。郑老师打了一份报告，要求允许李一泓成为自己的助手，县革命委员会特批了。因为青年文艺爱好者培训班自觉自愿地上山下乡，确实活跃了本县的群众文艺生活，被省革命委员会树为典型，组织各县前来“取经”。安庆县因而也出名了。县革命委员会的头头们觉得自己也很光荣。一光荣，就高兴。一高兴，就什么要求都好说了。

于是李一泓有了双重身份，一年三百六十几天，三分之二的时间里是农民，三分之一的时间里是县文化馆的编外人员。在那三分之一的时间里，生产队遵照县革委会的指示，给李一泓记队里的平均工分。而文化馆，每月发给他十二元的补贴……

爱情不期而至。舞蹈培训班有一个好看的姑娘爱上了他。人家是县百货商店的售货员，宁肯为了爱情放弃县城户口，下嫁到八十里外的眺安村去……

面临如此真挚的爱情，李一泓起初诚惶诚恐，完全发蒙，不知如何是好。郑老师知道了，跟他谈了一次话，说自己很了解那姑娘，她的坚定不移是靠得住的。说李一泓如果错过了真爱，就是“二百五”了。

他自然不愿是“二百五”。于是由郑老师做证婚人，欢天喜地将姑娘娶回了眺安村的家。

新婚之夜，他问妻子：“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妻子回答：“更是对我自己好。”

“更是对你自己好？”他不解了，又问，“怎么就更是对你自己好？”

妻子回答：“和你生活在一起，我会很幸福。”

他凝视着妻子，忍不住接着问：“你是不是对幸福是什么还不太懂啊？”

妻子回答：“幸福是快乐。”

他说：“你把幸福理解得太简单了吧？”

妻子回答：“只要有了快乐，幸福就简单了。连快乐都没有，幸福才复杂。”

他沉思良久，轻叹道：“除了快乐，我也再没别的。那么我保证，以后尽量让你快快乐乐的。”说罢，捧住妻子的脸，深情吻她。

李一泓说到也做了。尽管生活是那么的清贫，但妻子经常被他逗得咯咯嘎嘎地笑……

如今，李一泓五十三岁了。

人生苦短，他已两鬓斑白，从不染发。和同龄人伫身一处，形象上竟还有几分男人的性感魅力可言。仿佛秋天的高粱，反比夏季时耐看。

三十年从脸上流淌而过，四十年弹指一挥间。有些男人到了五十岁以后，种种欲望更强烈了，仍打算怎么样怎么样，不达目的，不肯罢休。也有些男人，五十岁以后清心寡欲了。年轻时都没怎么样怎么样，都五十了还能怎么样呢？就算是终究怎么样了又怎么样呢？如此一想，遂将人生看淡了，自行了断了怎么样怎么样的念头。

李一泓的父亲母亲去世了。

妻子也去世了。

他早已是一个儿子两个女儿的父亲了。儿子是老大，叫李志，成家了；儿媳叫秀花。小两口仍生活在眺安村，是农户，没孩子。两个女儿，姐姐叫春梅，妹妹叫素素。春梅毕业于安庆市卫校，没当护士，在省城一家房地产公司里给老板当助理，自己在省城已经置了一套三居室的房子。素素是安庆一中的学生，高二了。这孩子对高考胸有成竹，李一泓也认为她考上一所全国重点大学毫无问题。而春梅早早地就表态了，妹妹大学期间的一概费用，全由她一揽子负责，不必李一泓这个当爸爸的负担半点儿。李一泓相信她有那个经济实力，对春梅的主动表态很是欣然。

郑老师早已退休。粉碎“四人帮”以后，郑老师的人生出现了良好的转折，入了党，当上了县文化馆馆长，之后又当上了县政协委员。县改市后，接着当上了两届市政协常委，很有责任感和使命感地参政议政，是老百姓权益和福祉的名副其实的代言人，深受老百姓信赖和爱戴。不过他已经向市政协递交了一份请辞报告，认为自己超龄了，应主动把参政议政的机会让给有此热忱的年轻人……

李一泓已当了十几年的文化馆副馆长。是郑老师一个步骤一个步骤地帮着把他和他妻子的户口落在安庆市的。他们两口子的户口落在市里了，素素的户口自然也就从农村跟随过来了。一家三口城市人的身份稳固了以后，郑老师曾动员李一泓入党。李一泓想了想，委婉地说：“就不了吧。”郑老师问为什么“不了”，李一泓说他怕开会，如果让他工作一整天，他一点儿都没累的感觉，但如果让他今天开会明天开会，那他就烦了。郑老师说有个慢慢习惯的过程嘛。李一泓摇摇头道：“恐怕我难以习惯，还是不了吧。”郑老师也就不便再说什么了……

那十几年，李一泓虽是副馆长，在文化馆却独当一面，这使郑老师为文化馆的工作少操很多心，所以才有较充足的时间和精力参政议政。

齐馆长接替了郑老师的馆长职务以后，郑老师曾问李一泓：“后悔了吧？”

李一泓反问：“后悔什么呀？”

郑老师说：“我当初动员你入党，就是希望你能当馆长。当了馆长，副科级才能升为正科级。我不好话挑得太明白，你又偏说‘不了吧’，我也没辙。辛辛苦苦当了十几年副馆长，结果却由别人来当馆长了，心里边没闹什么情绪吗？”

李一泓笑了,说没闹什么情绪,闹什么情绪呢?我和齐馆长分工了,开会、学习、请示、汇报,凡和上边打交道的事项,都由他负责。策划活动、组织群众、宣传、评比、为贫困地区募捐,这些我比较有经验,就多发挥点儿作用。齐馆长这人很好相处,我俩挺合得来。文化馆那也是国家的一级文化事业单位,第一把手当然须党员来当,这个道理我懂……

听他这么说,郑老师也就放心了。

后来事实证明,李一泓和齐馆长相处得确实很好,不但是正副职的关系,而且是朋友关系了。二人一得闲,每相约了去看郑老师,都尊敬地称郑老师“老馆长”,陪“老馆长”聊聊天,或下棋,唱戏。郑老师还是痴迷的京剧票友……李一泓家住独门小院。那当初是文化馆分给一名老同志的房子。人家退休后,沾儿女的光,迁往省城去了。老馆长郑讯一锤定音,将小院分给了李一泓。小院有一排三间正房,都不大。“房改”后,他将产权买断了,之后在院里盖起两间小厢房,为的是李志小两口或春梅回来住住方便。那小院现在也还是有三十几平方米,长着一棵石榴树,种着各式各样的花。李一泓格外喜欢的花都栽在花盆里,冬季将至,就搬回屋里去。李一泓爱花,也爱送给别人花。那座小院,夏季里花团锦簇,芳香四溢,是一个赏心悦目的美丽小院。

生活对于李一泓来说,满意而又充实。他偶尔愁一下的事只有一桩了,便是二十六岁的春梅对象还没着落。女儿大了,当父亲的再替她着急也不好当面显出着急的样子。偶尔试探着问起,春梅总是狡黠一笑,大大咧咧地说快了快了,分明是搪塞的话……

今年六月里的一天清晨,李一泓像往常一样在公园里率领百余人打太极拳。那百余人中,有干部,有老师,有做小买卖的,有公安人员,有初高中生;有还在工作着的,有退休了的,居然还有几个男孩女孩。五行八作,形形色色。多数当然还是普通大众和退休了的人,皆是李一泓的又一届弟子。

太极拳在安庆市一向是时尚运动。李一泓已义务教了二十余年,弟子已逾三千,贤者何止七十!

那时的李一泓,穿着春梅给他买的一套白绸衫裤,显得仙风道骨,一招一式,潇洒、飘逸、优雅,刚柔相济,行云流水……

在这一届弟子中,有安庆市的两个重要人物——中校长杨亦柳和工商局长姚益民。在安庆市,杨亦柳比李一泓的知名度更高,也比市长市委书记高。安庆市的市领导这几年换得太频繁,没几个给老百姓留下深刻印象的。可一位市重点中学的校长,她的权力影响千家万户啊!她的后门如果肯对谁家暗开一道缝,那么谁家的小儿女不就等于提前将一只脚迈入大学了吗?想想吧,安庆一中的升学率近年已达到了百分之九十四。仅就升学率而言,在全省已名列第二。名列第一的是省城里的“群英中学”。那是一所私立中学,也差不多是一所贵族子女中学。省城里的好教师,几乎都被“群英中学”挖去了。所以省教育厅长曾大发感慨:“看来要想保住国有中学的教学荣誉,希望寄托在安庆一中了!”

至于工商局长姚益民,那是个人们的耳朵能经常听说、眼睛却很难见到的官儿。安庆市的私营企业很多。由农民而成市民的人们,找不到工作,摆个摊儿每天就能挣十几元钱。对于这样的一些人,“姚益民”既可畏又神秘。姚局长是个轻易不在公开场合露面的人。他明年退休,一想到那个交权的日子快速迫近,心理超前失落,开始失眠。换着服了几种抑制失眠的药,并不见效,人也瘦了,眼窝也塌陷了,本已稀少的头发脱落得更稀少了。他夫人动员他跟李一泓学学太极拳,认为或许会改观他的状况,并且为此亲登李一泓的家门,希望李一泓对她丈夫这位“特殊弟子”予以关

照。李一泓的态度自然是大为欢迎，满口答应，于是姚局长才也出现在公园这一片林间场地。他成为李一泓的弟子已经一个多月，自觉失眠症状确实减轻，参与精神于是积极。他和杨校长的出现，一度使李一泓的这一届弟子们视为新闻，也从而改善了这两位一向拒人千里的人物和普通民众的关系，学员们都觉得他们其实也不像传言得那么不可亲近。他们每次都站在最后一排。一个是排左第一名，一个是排右第一名，最边缘的位置，图走得方便……

素素也是这一届的学员。尽管父亲是本市太极拳总教头，她这个做女儿的以前对父亲所热心的事一点儿也不感兴趣。但考虑到明年即将面临高考，体质准备也很重要，于是才明智地投身于父亲麾下。顶数她参与精神松懈，经常晚来早走，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今天她又来晚了，停稳自行车，将书包挂车把上，不好意思往自己的位置溜，站在最后边，刚跟随着做了半套动作，教练便已结束。

李一泓收住了招式。

人们也收住了招式。

李一泓清了清嗓子，说：“各位，今天就到这儿了。天气预报说，明天早上有雨。果然下雨，大家就别来了。只要聚精会神，在家里练效果一样的。”

众人点头散开，却有几名学员围住了李一泓，七言八语。

“李老师，我那口子也想跟您学，行吗？”

“行啊。那有什么不行的？以后带他来吧，我欢迎。”李一泓爽朗一笑。

“李老师，跟您学了两个月，我觉得身体强多了。我想……把药停了……”

李一泓弯下腰，挽起对方的裤筒，轻按对方的腿，接着直起腰说：“腿还是有点儿浮肿。药可不能停啊亲爱的同志。病该怎么个治法，一定得听医生的。我们修习太极拳，只不过有益于强身健体而已，绝对不能代替了医生为我们治病。”

有人朝他喊：“李老师，录放机我替你装包里了，走时别忘了啊！”——弟子们都尊称李一泓为李老师。

“谢谢，忘不了！”

素素推着自行车走过来，说：“爸爸，我上学去了啊！”

李一泓爱抚了她的头一下，问：“又没顾上吃早饭，是不是？”

“我在路上喝豆浆。”

“光喝碗豆浆怎么行，还得吃根油条！”——看得出也听得出，他特爱他的女儿。

“您啊，就别操那么多心了，拜拜。”素素灵巧地跨上自行车，乳燕一般掠向远处。

李一泓收回目光，自言自语：“这孩子，一上就是四堂课呢，光喝碗豆浆不行啊！”

一老者接言道：“我那孙女也一样，有时连碗豆浆也不喝，怕胖。”

一名中学男生挤上前，愣头愣脑地说：“哎，师傅，你除了太极拳，还能不能教点儿别的呀？比如跆拳道，或者，蛇形刁手什么的！”

李一泓笑了，弹了中学生一个脑崩儿：“对不起这位少侠，那些功夫我可没有。”

姚局长凑上前来，板着一张官员的脸说：“同志们，该干吗干吗去吧，别缠着李老师了，人家得上班去了。”

谁都不好意思不听他的，于是一哄而散，转眼只剩姚局长一人了。

李一泓主动问：“姚局长，还想单兵教练？”

姚局长点点头，说：“是啊是啊，你能再给我点儿时间吗？”

李一泓看一眼手表，爽快地回答：“没问题！”

姚局长虚心地问：“就是从‘摸鱼’到‘捧月’，我这动作怎么总觉得别扭呢？”

李一泓退后一步，说：“您请练一下。”

姚局长煞有介事地站好身架，打起太极拳来……

“停。您那‘鱼’，太小了。所以呢，就没摸到位。以您手臂的长度来看，怎么也得摸条一尺半的鱼……”

“那……摸的是条什么鱼才好呢？”

李一泓用一根手指挠腮帮子：“这个嘛，究竟是条什么鱼，关系倒不是太大……”

姚局长比画着说：“我摸的时候，心里边想的是胖头鱼……吃鱼，我就爱吃炖胖头……”

李一泓恍然大悟：“难怪。那我收回我刚才的话。看来摸的是条什么鱼，也不是跟动作一点儿关系都没有。胖头鱼尾部太短了，摸起来缺乏美感。您呢，从现在开始，要想象自己摸的是一条苗条的鱼……”

“带鱼？”

李一泓摆摆手：“带鱼太瘦了！要想象是一条又苗条又丰腴的鱼……”

姚局长又说：“大鲤鱼？年画上胖小子抱的那一种，特丰腴！”

李一泓连连摇头：“别，别，年画上画的那一种太夸张了。鲤鱼是可以的。草鱼，大马哈，都行。但是要想象现实生活中的那一种。记住，一尺半那么长的，摸下去，摸下去，对，就这样，很好。意念之中要想象着鱼身那优美的曲线。心中有美，动作才美。太极乃是阴柔唯美之功，在美中蓄力待发。对，好极，捧月，停……”

五短身材的姚局长愣愣地停了动作。

“您捧的不是月，是大石球。”

“月比石球大多了……”姚局长不解。

李一泓又挠腮帮子：“当然当然。不过呢，咱们捧的是印象之中的月，抽象的月，诗情画意的月。捧时，内心里油然地联想着这样的诗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来，跟我做一遍……”

远处，有几个人驻足向这里看。

一个男人不满地说：“仗着自己是工商局长，又吃起小灶来了。”

一个女人说：“你要是李老师，那也不能不另眼相看呀！”

另一个男人说：“都别在这儿气不忿儿了，走吧，过会儿早市该散了。”

姚局长已经出了一脑门汗，他掏出手绢擦了擦。李一泓赔笑道：“姚局长，咱们，就先到这儿？”

“行，行。我这人与时俱进的心情格外迫切，老李你可别不耐烦啊！”

“不敢，不敢。教您，是我的荣幸。”

“别这么说。在这地方，你永远是我老师。今后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事儿，尽管开口。只要是我权力范围内的事儿，又不违纪，我乐意帮你点儿忙。”

“姚局长，我还真有事想求您，一直没好意思开口。”

“噢？说说，公事还是私事？”姚局长没料到李一泓立刻便求。

“公事。要是我个人的私事，我绝不敢麻烦您。我们文化馆有一间小库房，年久失修，快倒了。

想请您给文化局长写封信，批给我们文化馆一万来元钱，那我们文化馆的同志就可以买点儿建材，自己动手修修了……”

“这……”

“我听说，文化局长是您大学同学。我已经去过文化局几次了，却连李局长的面也没见到过。我想，有了您一封信，李局长怎么也会见上我一面是吧？那我就有机会当面向他申诉我们的实际困难了……”

“我们是大学同学倒不假。可自从先后当上了局长，各自工作一忙，就没什么来往了。但你既然开一次口，我就不能驳你的面子。这么着吧，我一定替你跟他通一次电话……”姚局长说罢转身欲走。

李一泓拦住了他，恳求道：“姚局长，您还是替我写一封信吧！”

“那……也得我到单位才能写啊，这儿又没纸又没笔的……”

“有，有。您请到那儿去写。”

李一泓竟抓住姚局长一只手，也不管姚局长情愿不情愿，将姚局长拖到了石桌旁。他掏出自己手绢，擦石凳，像搀老太爷似的搀姚局长坐下。接着擦石桌，再接着拉开手拎包拉链，取出一本印有文化馆字样的信纸摆在姚局长面前；最后取出一支方便笔，连笔帽也替姚局长去了，恭恭敬敬地双手递向姚局长。

姚局长看看笔，皱眉道：“我使不惯这种笔。我的字是练过体的，用这种笔一写，原本一手好字，那也看不出来了。”

李一泓探手包中，抓出了一把笔：“您挑，您挑。”

姚局长看着他满手各式各样的笔，不禁抬头愣愣地看他。

李一泓拣出一支笔，说：“那您用这支签名笔，肯定能体现出您的一手好字……”

姚局长见难以推诿，就说：“你真是有备无患呀！”

李一泓甩了甩签名笔：“怎么它就不下水了呢？”

“得得得，你别甩它了，我就凑合着用这支笔写吧……”

写完信，姚局长站起来，指点着他说：“你呀你呀，今天可领教了你李一泓的另一面了！”瞧瞧手表，“哎呀，我今天还有会呢，肯定迟到了……”

李一泓一边将信往包里放，一边说：“多谢，多谢。您快走，您快走……”

望着姚局长匆匆走远的背影，李一泓喜不自禁地笑了：“我也不能白认识您这么一位局长啊！”

一低头，他发现自己两条洁白的裤腿上布满了黑色的点子——刚才甩签名笔甩的。他惋惜得直咧嘴。

公园门外，重点中学的校长杨亦柳来回踱步，看得出她在等什么从公园里出来，有行人经过，跟她打招呼，她瞧手表，心不在焉地回应着。

看见李一泓骑自行车的身影，杨亦柳迎了上去。此时的李一泓已是一身旧的蓝色的中山装，与教练太极拳时判若两人，但仍显得挺精神。

“老李！”

李一泓在杨亦柳跟前下了自行车，问：“你在这儿干什么？”

“等你。”

“等我？那也犯不着在这儿等啊！”



“我见姚局长缠住了你，不便上前，只好在这儿等。”杨校长掏出手绢，又说，“别动，你脸上有个黑点儿。”

李一泓果然一动不动，任杨亦柳用手绢包住手指擦他的脸。

“嘿，怎么还擦不掉？你早上没洗脸？”杨亦柳打趣道。

“哪能呢，肯定是刚才用钢笔甩到脸上墨点了。”

杨亦柳舔了舔用手绢包住的手指，还想擦李一泓的脸：“难怪。那你就别嫌弃了啊！”

李一泓往后仰头：“哎哎哎，亲爱的同志，不必了不必了！”

“亲爱的都叫了，还客气个什么劲儿？”

“光天化日的，让人们看见了多不好意思。”

“这话说的，光天化日怎么了，有伤风化了？别那么不好意思！”

“我知道你没什么不好意思的，不好意思的是我。”

杨亦柳将脸一板：“毛病，别躲。”

李一泓只好不再向后仰头，乖乖地任杨亦柳擦他的脸。

杨亦柳把手绢伸到李一泓面前，说：“看，把我手绢都弄黑了！”

李一泓窘笑道：“人情后补，人情后补。”

杨亦柳也笑了：“这么说话我还爱听点儿。”

有几名学生经过，一齐向杨亦柳问好。杨亦柳说：“你们过来一下。”随即吩咐道，“替我去买份早点，要一张油饼，一个萝卜馅包子，一杯豆浆。”

几名学生们听完了，转身争先恐后就跑。

“都去干什么，买一份儿就行！”杨亦柳转头颇有得意地对李一泓说，“这些孩子！我的话对于他们，就等于是最高指示。”

李一泓羡慕地说：“当校长真好。你等我有什么事儿？”

“昨天的省报你看了吗？”

“没有啊，省报上有什么重要新闻？”

“倒没什么重要新闻，副刊上又登了一篇采访我的文章。”杨亦柳边说边从自己的包里掏出一份报来。

“我一定认真拜读。”

“我的名字又不是第一次见报，你读不读都无所谓。巧的是，同版上也登了一篇采访你的文章，标题比采访我的文章还大，占的版面也比采访我的文章大，而且称你是另类收藏家。没想到，你都成家了！”

李一泓又窘笑：“不敢当不敢当。想起来了，半个多月前，省报是有一名记者电话采访过我。人家那是错爱。”

杨亦柳展颜一笑，说：“你一不好意思，模样还真有魅力。”

李一泓简直扭捏起来：“你呀，总拿我开心！”

杨亦柳可不扭捏：“这是你的光荣！喂，别动，脸上还有一个黑点儿！”说着又掏出手绢，又用手绢包住手指，又用舌尖舔了一下那手指……

李一泓又往后仰脸：“不劳您驾，不劳您驾！我李一泓脸上有一两个黑点儿没什么……”